



列傳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十五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光武皇帝十一子 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

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
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君廣陵思
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
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
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
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
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
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旌頭宮殿設鍾虞之縣擬於
乘輿虎賁旌頭鍾虞解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

見光武紀縣音玄

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

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

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

故詔彊都魯中

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

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

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

故詔彊都魯中

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

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

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

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

宮室禮樂事事殊異魏魏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

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

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

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

劣日夜浸困侵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

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孤弱

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

當龍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

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

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肅何夫人封為鄴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言不敢忘也今

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

御餐臣疆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誇王不意永

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

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

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

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

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

惟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

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

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尔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將作

大匠留起陵廟疆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

嗣政淫欲溥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
取簡王姬徐妃又盜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
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
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
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
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
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
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源緣練

即紅也源音七綸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緣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

諸父昆弟國相籍喪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

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節自

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

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苴經帶杖管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

有不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

其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主敞

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

四男十一女

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
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
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
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
廢為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
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
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
幸於輔鯉怨劉益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益子
兄故武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

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

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竇弟嘉為僮

侯

僮縣屬臨淮郡故成在
今泗州宿預縣西南

輔於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

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

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勃

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釐音僖
下皆同

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

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

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

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

帝王祖母大夫人周乘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仁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

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

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三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

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出取慮音曰閭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

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

平元年特封英勇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江郡故城在

今廬州廬江縣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

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

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少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生特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頭中頂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

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

像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

黃縑白紬三十四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

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繫齋三月與

神為誓言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

五十五 卷之三十一 楚王 傳 九 年 傳 月 八



原件短缺

P7

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止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借住也桑門即沙門

因以班

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列

文字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

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

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

徙丹陽涇縣

今宣州縣也

賜湯沐邑五百戶

湯沐解見皇后紀也

遣

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

乘輜軒

輜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

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

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

朝陽平昌際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

康子德為東武城侯

東武城屬清河郡今具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女妓猾

漁陽顏忠劉子產等之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

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

竟其事但削祝阿際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齊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甫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

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

大

殿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

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

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

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臺隸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

等王臣公公臣卿大夫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而今奴婢廢馬皆

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燒蠱食言如蠱之食漸至衰也宮婢閉

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

以巨萬巨大也大方謂万万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寡木勝

者人亡某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

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

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蘇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

九曲路闔廬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在今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

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四今數游

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

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

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君則敞乃

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勳重敞雖無

所嫌悟然然不能改立三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

錯音七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

攻反大德九年

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劔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
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
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
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
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
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
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
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
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

為上蒼君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顛要帶八

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

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一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

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

昌山陽之南平陽襄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充

州鄒縣也臺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

年四方無虞蒼君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

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

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

五方州 大德九年 專甫刊

甲乙之文 尋聞當遠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

故曰第 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

作大事以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

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

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

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曰也

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

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

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 皆遊散之意詩

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

法駕備周衛設羽旄 旄謂旌旄詩云抑抑威威惟

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

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

廉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帝覽奏即還宮是君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

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蒼疲

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蒙

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

子之器 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

矣 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 簞竹器也圓曰簞方

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官三年矣未如母之存否請饋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之既

而與為公介割執以禦公從而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

之親哉宜當暴骸骨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

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

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已之今方域晏

然要荒無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

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

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

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

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

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

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

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

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

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

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

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

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

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

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草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筐

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大

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草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大

牢而待君子也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

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

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

春行幸東平賜蒼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君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

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

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

元年地震蒼君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

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臨見讀反覆數周心開

目明曠然發矇蒙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閒吏人奏事亦有

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

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古

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使然意解詩不云乎未

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惟嘉謀以次奉行異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

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君聞之遽

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

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

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

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

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

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

墳故言不欲其著明且况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

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

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

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

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

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以累聖心臣倉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

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

驛使諮問蒼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

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

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龍襲五時衣謂春青

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

布諸王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蒼及琅

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

四十九十五字

後漢書卷之五十二

十四 大德九年

月鷺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食衛士
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
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
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

副婦之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

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

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

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禮記曰魯人藏孔子所

解見鍾離意傳其光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

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

聞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

馬下露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

間寧音音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

渴六年冬蒼上跡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

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

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了零令國及大官食物珍

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

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

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

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禪冕釋幣于襍乘墨車載龍旂孤鞬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戩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詩云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

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

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况兼親尊者

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

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

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等差也

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

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

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

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跋蹠無所措置跋蹠謙讓貌也此非

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裏責焉

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

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

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

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

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

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

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

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
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
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
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
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
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
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
咨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
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

克慎明德數聞在下

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

熒熒靡有所終

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

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

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

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魂而有

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

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

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

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

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

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

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嶺音魚委反

初蒼歸

國驃騎時吏丁牧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

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

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

至齊相相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

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

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

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

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

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

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為

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

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

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

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

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四十六年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
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
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
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
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
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
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祀杜預注左
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
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新昌侯子佗為任城王奉

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

樂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

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

上書告延與姬兒謝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
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光昇被
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
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一縣
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

鮐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

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又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

刑公羊傳曰君親无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產无少長皆弃市先帝不忍親親

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術德過也反而不誅先帝君羊下莫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不惑焉今王曾真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内潰自子

鮐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

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

焉於戲誠哉赦鮐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

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

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植幹

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

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

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溼徙

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

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

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五年

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鮐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

鮐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鮐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
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迺亭
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
迺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
王統嗣立八年薨子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
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
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絲方底令艾君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
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

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

尖其常任別選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

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

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

設甚備閒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

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

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

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

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

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

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

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鴻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

以已未為界不得經夫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

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亡努力卒

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曰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

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

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丁夜

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鬻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

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士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

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

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

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

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日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

劔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

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

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

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

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誦吏告之荆惶恐目繫獄
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
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
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
廣陵侯服王墮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
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
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
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
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
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
爵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
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薊雍事畢歸業
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執轡騎馬上
跡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
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故謀欲

氏傳類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媼前行媼音楚角
作夾谷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
音胡郎反

波肯

司馬相如子虛之文

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

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

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然殺之國相舉

奏坐削安險縣

安險屬中山郡

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

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

皇太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

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

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爾雅曰女子之子為出也

故睦於焉而

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

修冢塋開神道

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

平夷吏人家墓以

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柏木黃心

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

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

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

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

封暢弟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

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

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

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

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

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

北東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列皇后崩帝悉以太

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

殿館辭帶皆飾以金銀辭帶辭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鈺飾其上數上詩賦

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

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

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

正屬東海郡贛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屬琅邪郡

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立廣平亭有詔割其屬

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子嗣建初七年

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

壽弟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

二年封尊第四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

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

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遺弟邈至長安奉章

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

縣南承音容元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

常豎反

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
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
國除

賈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涼放

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博節鄭玄注云博博也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

邪竊宥中山臨淮無聞天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

申委相謙謙恭王寔惟三讓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

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

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

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

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

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掾督郵阮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取與後况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

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

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

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

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

持璧即往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

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

驚遽以白就就曰未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

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屬向也與猶如

也史記曰蘭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白璧有瑕願指以示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備趙城色故臣復取璧秦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

其辭脫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辭破乃謝之

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

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并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

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

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僵仆也吏人畏

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

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

記曰坐考長史囚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

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

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

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

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大學見暉甚

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以妻子託朱生暉

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

其妻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

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

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

心已許之故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當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

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

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

為尚書曰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
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
之闕闕山所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

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意言志卻無退思之

念易蹇卦及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一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

以五在卦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馬蹇通患之甚久惟今所言

適我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常經

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

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

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

鹽音義曰鬻南古髮字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

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

之其官總取之市其土物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

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

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

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

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何故自

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受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

八十蒙恩得在機密富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

旨靈同負臣子之美矣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

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

意解復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

署郎當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

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

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實憲北征匈奴暉

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喬書曰暉年五十夫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

皆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

甚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

亡失衣冠顛隊阨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

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穆愈

更精馬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李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衣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

新太守見穆曰言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

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卒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

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

武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異亦素聞
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異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
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異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
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大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是
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之
以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卑順不謂陽道
逆乃至其美成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
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
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

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

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

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絕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

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

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

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

明年當有小危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

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

焉又薦种昌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

又黃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

應於是請高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

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礼畢

貴曰執天子器何故役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時同郡趙

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

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

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

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

代之英立未以遠也亦有志

焉鄭玄注曰大道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

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

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

道率性之謂道修德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謂

性不失天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是以仁義

起而道德遷遷徙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

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禮夫禮者忠信之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

謂五況又薄於此乎故天天不崇大則覆燭不廣

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燭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人不敦

燭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人不敦

厯則道數不遠

敗厯大也左傳曰人生孰能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

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原壤盍而不歌曰狸首

之班然執女手之卷後者曰子未可以已平

楚嚴不忍章於

絕纓

范曰楚莊王賜臣曰暮燭威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

禮李河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復寡人飲由此觀之

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

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顧歡注曰

道德為厚禮法為薄

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

失而惠用

惠待之即上比于楚莊是也

故覆人之過者

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

則聖賢履之上世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

近則丙吉張子

孺行之漢廷

宣帝時丙吉為丞相不察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

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

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

可稱乎

德多也

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

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

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尾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大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

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

為九卿用車方進獨與長交相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言曰天

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

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

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闕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屏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賴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

夫卒委極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濛伯玉退濛子取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

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

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

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

汝轉棄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

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

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也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

之誹謗則道曲豈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

後漢書卷三十三

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
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

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

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故曰古者

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

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出之務交游也久

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

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

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

而莫之敢塞游獵蹂躪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

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

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礼堂焉兼則滯匪有發也則亦焉與

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

及詩曰昔我為豐今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纆經來人豐寺及我為

持書御史足下執求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

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笑寵乎咄劉

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鷓不繫其翼飛不正向

不定息前則木蠹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

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來從此訣各自努力蓋

因此而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

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

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中机之法孔甲有

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世女工難得新拍故後
必寒錯鋒曰以鑄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篇銘曰樂極
則悲沈酒致非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
社稷為危也
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
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
益於國必有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
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群公之首其絕帶一日
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四海傾覆

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蟲為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

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

當出民撈掠割剥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

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

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

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失鹿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

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

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郡冀州所部儻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曹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

吏畏其嚴明遂發其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

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徵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

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

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

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

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

...

內官咸共志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
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穆而被共鯨之

矣尚書曰放驩堯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灌
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灌頭驩堯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
習天子所親幸者竊持國柄周禮以八
柄詔王馭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

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
季氏富於周公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

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

之以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

二

謂鑿額涅墨也繫此謂其足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

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

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

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

後專任宦者右貂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

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

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

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北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

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

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

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

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

嘲凡二十篇泰山松書曰穆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

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

仕三河南尹野字子憲見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

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

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泰山松書曰蔡邕謚曰魯

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

上曰伏惠九千丁

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誼朱
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

左傳曰頑嚚不友是與此周杜預注云比

近也周密也

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

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

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

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至周德
節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
之缺也自此已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摺紳患
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譎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
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
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无棄舊之
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視其所以終彼
貞上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孺子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
有義則合无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
則止无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
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
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浴其糝矣夫遠怨釋怨之機成在乎躬莫之改

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闡乎夫子然則以交論
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
方會友以文可無疑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
邪與其被譽皆悉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案盛也
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怨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
者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蓋

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易繫辭

又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並見論語

故易

明斷金之義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詩載讌朋之謠

詩小雅伐木序止讌朋友

故舊也其詩曰伐木詩之醜

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

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

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左傳曰矣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秋

大正十四年十月廿五日 後漢書卷之九十五 元帝紀

子相遇於途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
為友宋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
達

斯固父者之方焉也

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

賞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
田蚡武帝于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
吏趨劫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
將軍皆為大同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曰衰而去病益
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
為信平君假相國

平之弟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失以市道交君有劫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
又何怨焉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
為廷尉賓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執台退因衰異又專諸荆卿之

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
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

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卿衛人
也藉太子丹費於秦臻王政過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魏隱士
為大梁夷門門者魏

侯生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
子無已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到又
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
子襄子令執之
遂以劍而死

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

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

朋之義

易曰西
商得朋

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

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曰陳遵
字孟公杜陵

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
中世有廉范慶鴻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陳重雷黓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

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

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

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

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皦然

不汚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

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

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為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

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揚

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

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

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穎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

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推為宛今以病去章帝行過穎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

守而依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千人主以闕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

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假安安謝不見宗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即

封如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

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恢所上書諫曰春秋

可鑿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辭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

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

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

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決錄注曰謂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

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

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

恢歎曰吾何忍妻妾食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

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

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

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

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眾物大傷君臣失

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

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

憲弟篤景懷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

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

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

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

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列傳曰齊崔氏出奔

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

貶昌為貶譏世卿也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

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

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

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

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

經輓者數百人輓也衆庶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

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

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

祖比干學尚書於朝錯何氏家傳云並祖父比干字少卿

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

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于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

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

濡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力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

符受於高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十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

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

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

遭故也今國家東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

德晏晏溫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洽平之化有望於

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

入再葺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舛則

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天下不足若已使然

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

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

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

國恩覆載賞資過度但聞臆賜自郎官以上公卿
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幣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
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資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
有度臆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
侯十王萬鄉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
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
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
帛尚書曰召公出
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
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
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孤窮孤則思澤下
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謠

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
之積成主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

乎每朝設哺七束糗一筐以著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
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
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
儀休相
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
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機乎此音庇由不能用

時齊鴉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

時章
帝崩

北魏三名石齊
武王續之孫也

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

衛之中

暢得幸竇憲
后故刺殺之

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

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親

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
指討捕也蹤

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股肱謂手
臂也公府

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
事三公不與賊盜啟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丙吉為丞相不察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昔

陳平生於征戰之出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
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今二府執事不深惟

大義感於所聞公縱姦匿莫以為各惟明公運獨
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

焉二府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

具得事實景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
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

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敵上疏
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

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取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

必死高祖吕后忍怒還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
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

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
戰也於東人始耕故曰東作與動大役元元怨恨感懷不悅而猥

復為衛尉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
雖斗筭之人斗筭言小也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

五十一

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
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
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
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
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
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
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明昔鄭武姜之
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
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大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
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碚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平
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

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飯人之

所以飢而不食烏喙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

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

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

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

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徇

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

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

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

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如憲等

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

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

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消

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

母之號陛下有哲言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大叔段襲莊公莊公實姜氏於城潁哲言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

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畏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

酒而准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故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僵而棄酒主父怒皆之故妾僵而獲

主父下存主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

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

世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

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

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

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

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

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

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

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

俗吏以可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

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王司察慈過立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

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

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君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

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

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陽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鰲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

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空實民賅有司奏敞子與

夏陽侯瓌厚善京免官永元十一年復徵三遷五

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

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

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威

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和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

方忠表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樂何之徒抗議柱

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下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諫何敞為御史並彈劾糾察之官也

故能挾幼主斷勅姦回之偏勅絕不然國家危矣夫

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

黜不顯大位借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

交面朋崇厚浮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恢
舉謗已蔽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彊諛諛誣也實
上僞傲冒死切諫是
甘心於彊諛之人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四

范曄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

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鄜侯

鄜音莫反

仕

至勃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

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

公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劭伯陳綬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

三九

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
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
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
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
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
廟之胾胾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胾同姓則留之宴處不預祭而賜胾重之河南尹遣丞
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
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永元初竇氏
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

氏百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
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
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
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

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
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縣自養復以父歆初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報仇逃亡

東觀記曰歆守舉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闕

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

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

東觀記曰歆為

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千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散坐左遷為級令奉官

東觀記曰禹好李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

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

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酈元水經注曰吳王

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老悔為群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五吳在理察枉訟豈

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

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士民懷喜悅

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

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

東觀

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地與城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

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漑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

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隣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

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飲水而已後

田千餘頃得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

小謹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徐縣名也東觀記曰

當從行縣從書佐

假車馬行物禹聞知令直符主其期日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惶首實令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

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其禮之

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

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

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

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

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

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

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

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

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力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

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

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

勸令就第其錢布力劔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

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

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

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

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

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

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離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承承之至孝親省

方藥恩情發中又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

宜且還官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

固爭乃還官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

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

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

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州臨漢縣也祖父宣為講

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焉祭酒宣為講李

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

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

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

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

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

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

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

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

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喪而而大義乖故春秋為毛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

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李官置孔聖

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是武中興

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

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若選有聰明威

重一人為祭酒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科四十人補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

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

諸經為業私相容隱開生安效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

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

史官之闕文今則无之疾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凌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

薄從忠三垂常道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野人

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專精務本儒

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

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皆正以為非

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策雖所失或久

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

射策異令字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

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黃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詔書下

化雖從後人大經未以奉問寢成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

陳過於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

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敞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

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

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貫寬也音示夜反自後

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敞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

若開相容恕善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也而法令不為之滅者以相殺

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滅妄殺者有差使

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

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

顧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

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

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火

禮記月令曰孟春月夏令則風雨不

特草木早落也

秋一物華即為異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

王

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

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

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

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

遷賴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

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令君所苦未廖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非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

印 綬 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

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

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

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

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

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大

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

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孝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孝廉一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文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修勤職事所掌辯護也

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

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

所建議欲採筮壽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

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

筮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

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

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嶷然意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

異表見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之妹文王聞大妣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

為配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

稽之典經斷之聖慮

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下也

令猶汗往而不反

易曰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

詔文一下

形之四方

形見也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

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

即明四日達四聰也

臣以獻可替

否為忠

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

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

詩美先人詢于芻

蕘

詩大雅曰成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新采者也言有疑事當與新采者謀之也

國有大政

必議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

國語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於故老而後行

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

可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

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曰品一口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

聞謝恩陳事諂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書稽首下者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

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旨且下周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

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易

惟王可不慎與

詩大雅也謀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蓋選舉因

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亂外無諸侯之憂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

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

今則反是而更蒙甘奇願用年乖疆仕

史記曰秦欲而燕共伐趙以廣河間

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疆

而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

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大夫往說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

漢承周

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雜

聖王賢臣世以致理真舉之制莫或回革

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刻前也便利未明衆心

不厭

厭服也

矯枉變常政之所主而不訪台司不博

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共之則朝失其便同

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且下百官參其同異

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取以瞽言冒干天禁

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

惟陛下下納焉帝

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中散等薦廣曰臣聞德

以旌賢

旌明也書曰德懋官也

爵以建事

能建立事則與之爵

明試以功典

謨所美

明向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公孫嘉言皆有此言故云典嘉所美也

五服五章天

秩所祚

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魯謨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

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

豐厚舉不失德

下忘其死竊見尚書撲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
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
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
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
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備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
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言劬勞日久後母年
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曰厥德不回以受古國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
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
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

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

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

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

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

衛官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太

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

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

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

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大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

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

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及共

李固定策大議不全皆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祿梁冀以祿年長有德恐

為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懼憚不能與爭而固与杜喬堅守本議又與中常侍丁肅婚

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

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二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

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

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

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

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可異青州表具狀

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之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王人發省以老乞骸骨

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街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祇庇蔭草廬蕃等每朝

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

給東園梓器詔著護喪事賜家坐于原陵謚文恭

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以下數百人皆綴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

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

五官箴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

有後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弄冒干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核于夏家獸臣司

原敢告僕夫其九歲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

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其典

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

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話凡二十

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

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岳配

大作輔降神有周生甲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駿齊或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

胡我黃鐘厥純懿魏魏特進仍踐其任赫赫三事七佩其絃亦奔其牲沃若六轡交職龍章其文有藜參曜乾台躬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猷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

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

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已真於志則犯俗為曲也辭其

艱則垂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

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

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

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致疑進如今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

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向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

三五五卅

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撓曲也易曰棟人凶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子敞 袁安子敞

張圃 韓稜

周榮孫景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

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

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負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

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

王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

四十三

皆從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

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後舉孝廉先賢

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表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

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

州承縣西南任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

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

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

怒甚更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

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

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及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

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

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

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

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

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

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

于謂漢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

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

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

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
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且典邊不宜負信於
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賈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
徒相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
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
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
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示詔報曰又議沈滯
各有所志善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行行得禮
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
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

司空章和元年代相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
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
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
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
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
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
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
自若竇太后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宗各專威權
公於京師使各遮道奪人財物景宗又擅使乘驛施
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

四十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五
三十八

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不敢
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
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
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入請免官
案罪亟寢不報憲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層
客於名都大郡袁山私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牛徽南陽
太守蒯殷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一萬戶
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
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
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民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以害之時實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

憂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
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徒來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
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
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
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
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
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
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
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

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
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
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
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
至美也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
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
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
勳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
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

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

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

奮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

復保誓言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入之情咸

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

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

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

過信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

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除急負執言辭驕訐訐謂發揚

人之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

移大司徒歌坐非帝讀魏器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大舍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

鹿彘主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

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

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

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

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

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

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拍一處云葬此地當

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

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

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

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

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

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勤之美比前朝

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整憂國也求家願贈當時皆

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

歷顯位拒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

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

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

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者稱於

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

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

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少畫棺音義云以朱少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

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具王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

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

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

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

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

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其孀男女

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

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

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

張俊交通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節

四十一

後漢書卷三十五袁安傳

後漢書卷三十五袁安傳

氏曰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龍竝為尚
書郎年少勵鋒氣即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與奏
之二人聞恐因即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
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敵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上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書
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明洛陽
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
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
遣歐音一刀在前棺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
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識其狀貌傷其

眼目留心由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
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
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
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
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
其文朝廷由此薄敬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
復其官子盱況于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
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
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

四十五
大德九年六月

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闕

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使不為

通會阿母出見闕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

知吾慎勿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

之闕稱眩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闕

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

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

不應居處亦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

饋之無所受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

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

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二郤矣二郤謂郤錡郤鑄

驕奢為厲公所延熹末黨事將作闕遂散髮絕世欲

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

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

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

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

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

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闕避難皆得

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闕臨卒勸其子

衣幅巾觀尸於板牀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闕忠字山

之上以五百擊為藏

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

平中為沛相沛王瑊相也時光武八戊孫也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

及天下大亂忠弃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天

見大守王朗徒從數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蕭

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

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

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

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大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

會作菜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

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

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

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

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

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

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

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考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

陰謀道家之所禁吾出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郟吉有陰

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郟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

二歲坐太子事繫獄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郟獲至郡郟獄吉

六八

六八

六八

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獲不得入還以聞上曰

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

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

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

後封博陽侯傳子終陳掌不侯而郎昌紹國雖有不

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表公竇氏之間乃情

帝室乃情猶竭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

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

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

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

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



原件短缺

P10以后缺

